

## 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

——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  
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

(一九五八年八月)

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同一性、即“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乃是两种范畴。这两种同一性，字面虽同，涵义不同，必须加以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不能以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的意义来了解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同样，也不能以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的意义来了解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对这两种范畴的同一性若不加以区别，势必要在哲学研究中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而且已经引起这种混乱了。

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有些人在科学研究中抛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而采取了望文生义、囫圇吞枣的反科学的原则。他们或者以“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的意义来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辩护，硬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解释为“统一”、“一致”、“合一”，因而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在哲学史上从来就是唯

---

\* 本文发表在《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第十期。

心主义的命题说成是唯物主义的命题，使得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搅作一团，混淆不清。尤其错误的，是拿“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原理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另一方面，又有人以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错误的，因而就否认“矛盾的同一性”，认为讲矛盾的同一性，就是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同一的，战争与和平是同一的，生与死是同一的，等等。他们只强调对立面的斗争，不提对立面的“统一”和“同一”，甚至荒谬地说什么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或列宁，在他们出版的著作中都没有使用过“统一”和“同一”的概念。这种把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与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相互混淆的情况，在我们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某些同志中曾经存在过，直到现在恐怕也还是存在着的。

什么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呢？

## 一、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

首先要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不能不顾认识发展的历史事实，任自己的臆断，随便把它解释成为唯物主义的命题；更不能认为这个命题既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

一九五七年《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有好几篇讨论不可知论的文章<sup>①</sup>，就都是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当作唯物主义的命题来

理解的，而且都是把它当作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来提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九五八年的《哲学研究》第一期上还登载了一篇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和上述的几篇文章，都是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原理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来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而《哲学研究》上的那篇文章，还直截了当地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恩格斯的哲学原理，并又扯到了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问题，用“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的意义牵强附会地来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因而硬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理论。这篇文章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搅在一块，颠倒错乱，混淆不清，更是集思想混乱之大成。

上述文章的作者们，都是援引恩格斯在其所著《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一书第二章阐述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时所曾引用过的一句话。恩格斯在这里提出的是世界可知不可知的问题。恩格斯肯定地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他还说，不仅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是这样肯定的，就连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这样肯定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怎么也能肯定世界是可知的呢？恩格斯指出，唯心主义哲学家就是根据他们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原理而作了这样的肯定。随即举了黑格尔的例子，就是为的说明这个问题。黑格尔认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就是说，现实世界是由人的思想（例如黑格尔的

---

① 见《光明日报》《哲学》副刊第76期，吕大吉：《关于不可知论的实质》；第83期，张静如：《也谈不可知论的实质》；第86期，黄枏森：《关于哲学根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第100期，吕大吉：《再谈不可知论的实质》。

绝对观念)构成的,人能认识自己的思想,因此也就能认识现实世界。恩格斯在那一段文章中所解释的就只是这样的意思。《光明日报》《哲学》副刊讨论不可知论的几位作者,由于他们错误地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当作唯物主义的命题去理解,所以他们在解释唯心主义哲学家何以也能承认世界是可知的时候,就怎么也说不清楚。

恩格斯在阐述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的时候,明明指出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列宁还说,在决定什么是第一性,什么是第二性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还是绝对的。可是,按照上述几位作者们的理解,恩格斯在跟着阐述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又说思维与存在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难道恩格斯在阐述哲学根本问题上竟这样轻率随意,连起码的形式逻辑也没有了吗?

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当作唯物主义去理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不能用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的“同一”的意义来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理解为“统一”、“一致”、“合一”。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已经作过解释(见《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1页),这里不再赘述。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要从根本上弄清楚到底什么叫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原理,费尔巴哈把它称作“同一哲学”。这种哲学是费尔巴哈那个时代的国家统治的哲学。费尔巴哈指出这种“同一哲学”实际上与神学是起着同样的作用。费尔巴哈在一八四二年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关于哲学改造的

临时纲要》，次年又写了一本小书，叫做《未来哲学原理》，这两本小书都是批判“同一哲学”，并极力阐明思维与存在为什么不是同一的道理的。费尔巴哈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叫做“带着狡猾的妄想和卑鄙的成见的时代”。他说他所以把他的书叫做《未来哲学原理》，是因为讲思维与存在不是同一的道理，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万万不能理解的。他说：“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哲学不需要别的东西，只需要一种人的理智和人的语言。但是用一种纯粹而真实的人的态度去思想，去说话，去行动，则是下一代的人才能做到的事。”于此可见“同一哲学”在当时锢蔽人的心灵严重到了何种程度。

费尔巴哈解释“同一哲学”的产生和什么是“同一哲学”时说：“黑格尔哲学是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的扬弃，这个矛盾特别是康德就已经提出来了……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就是存在，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宾词。”（《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4页）

费尔巴哈明确地解释了思维与存在不是同一的。他说：“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简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存在是存在的，因为非存在是非存在，也就是说，是虚无的，无意义的。”（同上书，第115页）

不能设想，费尔巴哈讲的这些有关哲学根本问题的道理，恩格

斯在写《费尔巴哈论》的时候，竟然不知道，竟然还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当作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引用。

更有趣味的是：即在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也曾经给予了严厉批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曾经指出，黑格尔既然认为他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是正确的，他就要人们马上把这一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照黑格尔的原则去改造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揭露了黑格尔的门徒鲍威尔辈的这样行为。鲍威尔辈就是本着他们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原理，对工人进行欺骗。他们愚弄工人们说，只要工人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那末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工人们自然就可以靠纯粹思维的精神来生活了。鲍威尔辈欺骗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解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消除了真正的资本，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想着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他们就会真正发生变化并转化为现实地被解放了的人。这就是那个时代“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在生活实践中的运用。这真可说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的典型。工人受了他们的愚弄没有呢？没有。马克思说：“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

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着重点引者所加）

因此，怎么能够设想，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写《费尔巴哈论》的时候，还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为反动派服务的、欺骗工人的唯心主义的原理，当作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引用呢？

恩格斯自己就解释过思维与存在不是同一的。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二日，恩格斯在致斯米特的一封信中批评斯米特把价值规律贬低为一种虚构的错误认识时说：“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涉及从现实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我用黑格尔的方式来表达）完全符合于您举的圆和多边形的例子。换句话说，这两者，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都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因而它并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它必须从中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8页，着重点引者所加）

我们的某些哲学家，不顾这些历史事实，硬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原理归之于恩格斯，乃是对于恩格斯的一种诬蔑。从马克思对于鲍威尔辈的揭露来看，宣扬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和反对这种理论的斗争，乃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在哲学根本问题上的斗争，是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

的阶级斗争之在哲学思想中的反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既然是当时统治阶级欺骗工人的一种理论，怎么能够把这种欺骗工人阶级的哲学原理归之于恩格斯呢？而且这种斗争持续了很长时期，至今也还没有完结。这种“同一哲学”（例如马赫主义）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一九〇八年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从头到尾都是批判马赫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的。列宁在这本书中还引过拉法格的几句话，拉法格说：“当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是错误的。首先，我们从来也不使用这样的形而上学用语。观念象客体一样，也是实在的，它是客体在头脑中的反映……”（《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9页，着重点引者所加）。拉法格在其《回忆恩格斯》的文章中说他从一八六八年就认识了恩格斯，不能设想拉法格没有读过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写的《费尔巴哈论》。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六章第二节中还痛斥了这种“同一哲学”。列宁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同一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同一的一样。人们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互相交往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同上书，第341页，着重点引者所加）

列宁还说，认为“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露骨理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性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如果有个别的人把这种理论跟马克思主义，跟

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调和起来，那末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人比他们的理论要好些，但决不能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理论上的歪曲是正当的。”（同上书，第342—343页，着重点引者所加）

普列汉诺夫也驳斥过说唯物主义者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的荒谬。他说：“有承认存在与思维之同一性的唯物主义者存在吗？看来应当是这样的。但是这完全是胡说，假如伯恩斯坦先生懂得了存在与思维之同一性这词的真正意义，那末他无论在哪一个唯物主义者那里都不会再会发现这同一性的。他那时就会看出，只有唯心主义才承认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又说：“假如斯宾诺莎承认了存在和思维之同一性，那末他就是‘纯粹的’唯心主义者……。”“……斯密特想强加于马克思的那一荒谬的同一性完全是无稽之谈。”（《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第54—55页、155页。着重点引者所加）

因此，绝对不能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解释成为唯物主义的命题，更不能用它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

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关于世界可知不可知的问题，唯心主义是用同一性来解决的，而唯物主义则是用反映论来解决的，而且也只有用反映论来解决，才是唯一正确解决的方法，其他的方法都是错误的。例如符号论者就认为“感觉可以看作是外部影响的记号，但不能看作是它的模写。因为模写必须同被模写的对象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而记号却不需要同它所代表的东西有任何相似之处。”（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6页）如果人的思维与客观世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么，怎么能解决认识世界的问题呢？只有反映论才唯一正确地解决了世界是可以认识的问题。因为反映论既区别于同一论，又

区别于符号论，所以成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灵魂。马克思说，观念不过是物质的反映。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古典公式。列宁讲到恩格斯的时候，说：“马克思的著名的合作者、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就经常毫无例外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物及其在思想上的模写或反映，不言而喻，这些思想上的模写无非是由感觉产生的。看起来，凡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尤其是以这种哲学的名义著书立说的人，都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基本观点。”（同上书，第29页）列宁自己也反复讲过：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承认理论是模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同上书，第280页）如此等等。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57页。着重点引者所加）

由此可见，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都只是用反映论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自始至终都是尖锐地批判同一性的原理，也严厉地批判符号论，同时又从正面充分发挥反映论的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都认为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并且认为思维能够正确地反映存在，思维能够和存在一致、符

合,但思维与存在毕竟不是“同一”。因此,唯物主义在表达概念反映对象、思想反映存在这种意思的时候,总是用摄影、模写、复写、映象、一致、符合这样的字眼,而不用“同一”这样的字眼。这就是说,思想与存在,概念与对象,虽然不是同一的,可是,思想、概念却是正确地、真实地反映了存在、对象的。思想、概念是存在、对象的摄影、模写等等,是与存在、对象相一致、相符合的。

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思想上弄清楚,不止是在划清唯心唯物的界限,清算中国的马赫主义哲学思想上有重大意义,在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上,也是有重大意义的。列宁曾批评过马赫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原理把想象的世界代替了实在的世界。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往往以感想当政策,或者满足于纸上的计划,不去检查实际执行的情况,这也就是把想象的世界代替了实在的世界。

## 二、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的问题

如前边所说,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命题的人,错误地拿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的意义来解释“同一”,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同一”,也就是“统一”、“一致”、“合一”的意思,并说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毛主席在其《矛盾论》中就是把它们作为“同一”的同义语使用的。这是绝大的误解。他们是由于不懂得,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同一”和对立面的同一的“同一”,这两个“同一”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因而产生了这种误解。前一个“同

一”是说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后一个“同一”是说的“统一体”，“对立面的同一”，是说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两个“同一”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有的人又因此而否定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还无中生有地说什么“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并说“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完全对立和相互排斥的。”于是又由此而陷入了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泥坑。

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不同于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例如说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这决不是说战争与和平是同一的，决不是说战争即和平，和平即战争。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同一性，决不是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同一的，决不是说无产阶级即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即无产阶级。说生与死有同一性，决不是说生与死是同一的，决不是说生就是死，死就是生。

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的意义来理解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就必然要引起莫大的混乱。

为了片面地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硬抹杀事实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或列宁在他们出版的著作中都没有使用过对立面的“统一”和“同一”的概念，这不是科学地对待问题的态度。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明明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哲学笔记》1956年版，第210页。着重点引者所加）列宁还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

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同上书，第86页）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二者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内部的开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它们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同上书，第362页）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根据列宁所阐述的这些原理，对于矛盾的同一性作了极其深刻精辟的阐述，因而对于辩证法作了真正创造性的发展。

什么叫矛盾的同一性？所谓矛盾的同一性，决不是说矛与盾是同一的，矛即是盾、盾即是矛。中国的矛盾一词之起源也很有意思。韩非子《难势》篇：“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如何？’其人弗应也。”此事之妙，即妙在同此一人，既卖矛，又卖楯，卖楯时，则自誉其盾之坚，无物能陷，卖矛时，又自誉其矛之利，无物不陷，这样就构成了矛盾。所谓差异就是矛盾，不是任何差异都构成矛盾，例如茶杯与桌子，虽是不同之物，但不能构成矛盾，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同一性，即没有构成矛盾的条件。开讨论会，必须是对同一问题有分歧意见，才能构成矛盾，如在讨论时，没有同一对象，发言互不交锋，各说各的，这样就不能构成矛盾，因而也就争论不起来。

毛主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明确地指出了两种意义。第一种

意义是：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一切对立的成分，都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系、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就叫做同一性。这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毛主席阐释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时说，“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是同一的，可是不能因此就说二者之间没有同一性。如果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二者之间没有同一性，那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没有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存在而只有剥削的资产阶级存在的社会，或者没有剥削的资产阶级存在而只有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存在的社会。可是世界上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将来也永远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没有同一性的人，似乎还不懂得这样的简单道理：资产阶级是由占有生产资料而产生，无产阶级是由失掉生产资料而产生，二者就在生产资料这个环节上联结起来。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可是没有劳动力，若不雇佣工人，就不能生产，不能剥削，也就无从获得剩余价值。无产阶级虽有劳动力，但没有生产资料，若不忍受痛苦，让人雇佣和剥削，就不能生活。而且，二者之间若没有同一性，也就不能互相转化。无产阶级由于失掉生产资料而处于非人生活的地位，它要获得解放，就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上夺取生产资料，转为本阶级占有或全民占有，才能最后地免除被剥削的痛苦，

而过着人的生活。资产阶级也只有在它丧失了生产资料之后，才最后地失去剥削人的工具，才有可能使它不再依靠剥削别人生活、要转而依靠劳动去生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首先要从……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社会分配的领导权而把它转到生产者群众手里去——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说：“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除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外，还有些其他条件，把二者联结起来。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有了同一性。如毛主席所说的，“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也就因此，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性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掌握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来规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不懂这条原理的。大家都知道，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而要运用这个法宝，就要研究矛盾的同一性，要善于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如果不会利用矛盾的同一性，那就只有关门主义，根本不会有什么统一战线。毛主席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光辉地显示了他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的舵手。毛主席就是善于“研究对立面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毛主席善于为了一定战

略目的，把一点一滴的有利于革命的因素都利用起来，把它们汇合成为革命的洪流。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战略方针，也就是矛盾的同一性这一原理的光辉的运用。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互相转化的道理也是一样。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举了若干光辉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毛主席说，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矛盾着的東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又说，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这是表达了战争与和平互相转化的客观规律。可是这种表达与“战争与和平是同一的”那种胡言乱语有什么相干呢？战争与和平之间，如果没有同一性，就不能互相转化。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平也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与和平都不是目的，而是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当一种政治目的可以用和平方法达到的时候，就不会采用战争的方法，只有当用和平方法不行的时候，才采取革命的或战争的方法。中国人民所以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都是在用和平方法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才进入战争的。而当这种目的达到了的时候，战争就转化为和平。又如朝鲜战争，正在打着打着，为什么战争双方能在板门店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就是因为双方都有把战争停下来意思，如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同一性，战争就停不下来，就不能转化为和平。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水浒传》中多的很。战斗双方互不相识，可是双方都是反对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同时又都是引宋江为朋友的。当双方一下子知道了这个情况时，于是立即化战斗为友好，所谓不打不成相识。

关于生与死的互相转化也是这样。生与死之间如果没有同一性，就不能互相转化。例如，对一个物种来说，生死转化是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卵孵化出昆虫，雌雄交尾，产许多卵后死去。又从卵孵化出昆虫，交尾、产卵、死去。这样不停地生死转化和繁殖，是一切生物共同遵循的自然规律。从生命各阶段的发展进程来看是这样，从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的进程来看是这样，从整个生物进化发展进程来看也是这样。如果只有生转化为死，没有死转化为生，就不会有现存的客观世界。至于某一生物的死去，对整个生物的生命正常发展进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关于这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0—21、166—167页）里说得很明白，并且和他在自然辩证法札记中关于生命和死亡（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50页），关于同一性（见同上书，第176—177页）所作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这样说：“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的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生就意味着死。”（《自然辩证法》第271页）黑格尔也曾说过：“生命的本身即包含有死灭的种子”（《小逻辑》，第216页）。周易系辞也有这样两句话：“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第八）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归根》第十八）赫拉克利特说：“死是生之始，生是由死而来。”达兰贝尔说：“我活着，就以块体的方式作用和反作用……我死了，就以分子的方式作用和反作用……那么，我就根本不死了。不但是我，无论什么东西都不死。诞生，生活，死去，乃是形式的变换而已。”（《狄德罗哲学选集》1957年版，第150页）上述几种见解，话虽不同，观点是一致的。相反地，把生和死看成根本对立，相互排斥，不

能互相转化的观点，正是一种片面的、死板的、僵化的、反自然规律的、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点。

讲矛盾的同一性，是否就否认了对立面的斗争呢？这是不相干的问题。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从来就是采取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有利于革命的一面，就采取团结的方针；对资产阶级的不利于革命的一面，就采取批评或斗争的方针。正是由于我们党采取了这样的方针，所以，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我认为，学习毛主席的掌握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来指导工作，是扩大革命力量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是中国革命三十多年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重大发展。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些意义而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就一定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能够用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来观察国际的和国内的问题，也能使我们具有清醒的头脑，而不致为一时的满天乌云所迷惑。这种事情，在当前的现实的生活例子中是太多了，举之不可胜举。例如：

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会转化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因为这种“共产党员”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同资产阶级右派有了同一性。

相反的，一个普通的人，能够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承认共产党的纲领，这就表明他同共产党有了同一性。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要在

劳动生产中去锻炼，就是因为，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能把人锻炼成钢铁，在劳动锻炼中，既能克服他们同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同一性，同时又能培养他们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同一性。

毛主席说：“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因此，“矛盾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的意思，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在实际生活中，若按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原理去进行工作，那就只能养成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而掌握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去进行工作，那就能够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主动地、自觉地去创造条件，培养条件，加速事物的转化过程，促进事物及早转化。例如比先进、赶先进、变落后为先进，就是要使生产者当中的中间的、落后的，都要具有象先进生产者那样的条件，即具有了和先进生产者的同一性，这样就都成为先进的生产者了。

因此，明确地区别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许我的认识是错误的，只是提出来和大家研究，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 后 记

这篇稿子埋没了二十多年，因为经过多次查抄，过去写过的一些东西，连片纸只字也没有留下来，我以为这篇稿子永远丢失了。原来一九六四年批判我的时候，他们为了向学员提供批判材料，把

这篇稿子当作我的“罪行”之一，而把我仅有的一份铅印清样重新印发了。这也可说是“坏事变好事”。

为什么写出了这篇稿子？

一九五七年《简明哲学词典》第三版中译本出版了。其中“同一性”条完全是反对毛主席的《矛盾论》的，特别是反对“矛盾的同一性”原理的，只是没有明提毛主席的名字而已。在这一条中说：“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中于这种做法”。这完全是诬蔑毛主席的。他们根本不懂毛主席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他们是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的含义去歪曲毛主席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这两个“同一性”字面相同，含义完全不同。前一个“同一性”，是“同一个东西”的意思，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代绪论》第八段中说，贝克莱说，“事实上，对象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着重点是我加的；也就是同一性，列宁在这里还用英文注明“are the same thing”）。隔了几页，列宁又强调说，“不要忘记：在贝克莱看来，观念和物是同一个东西”。不论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都是用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同一个命题。所以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也是“同一个东西”are the same thing 的意思。“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的含义与此完全不同。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解释说：“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总之，矛盾的同一

一性的“同一性”只是两种事物相联系的意思，例如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多次用“幻想的联系”，“现实的联系”这样的词句。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用的是“幻想的同一性”，“现实的同一性”这样的词句，这和恩格斯的说法，意思完全相同。

一九五八年八月，陈伯达（当时《红旗》杂志的总编辑）借住高级党校的房子休假，和我住在一个楼上。有一天他向我说，《哲学词典》上的“同一性”条是反对毛主席的，应当写文章批判。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考虑如何写法，考虑到他们是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来歪曲毛主席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所以胡说毛主席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而毛主席在这个地方用的“同一性”的含义同黑格尔的术语毫不相干。这就是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我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就拟定我的文章题目为《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在写的时候，当时的报章刊物都在宣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这是把唯心主义当作唯物主义，把哲学思想完全搞混乱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时，搞得更加混乱）。因此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一开头就强调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稿子写好后，铅印了三份清样，一份交给了陈伯达，一份交给了康生（他是代中央管高级党校工作的，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份我自己留下。

这篇稿子是陈伯达亲自约我给《红旗》写的，但稿子交给他以后，整整四年他一句话也没有向我说过稿子能不能用，或为什么不能用。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北戴河休假，我到他的寓所去看他，他才告我说，艾思奇等写的《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他看过了，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云云。至此我才了解了我的稿子为什么被丢进字纸篓的原故。

交给“理论恶霸”(正确地说,应该叫他为不懂理论的“理论恶霸”)的稿子的命运更坏。这个恶霸虽然不懂理论,却有一个林彪式特别灵的天才头脑。他看我的稿子中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他灵机一动,别有会心,心想:杨某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这岂不就是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吗?他就背着我去到处散布“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谣言。我在很长时期中不知道这个恶霸在背地里这样向我泼污水。一直到今天还有人接过那个恶霸的那盆污水向我泼来。

另一方面,那些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人们可乐了,他们挺起腰板,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向来就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自然而然地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费尔巴哈曾说过,生存和生活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中的人,其精神状态就是分不清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大意如此)。我们中国哲学界的某些头面人物,他们的精神状态不正是这样的么?

那个恶霸说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谎言,就是从我的这篇被埋没了二十年的稿子中捏造出来的。现在我把我的这篇原稿一字未改地发表出来,请有良心的哲学工作者在其中去寻找那个恶霸的谎言的影子吧。

杨 献 珍

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